

闭起双眼

你会

挂念谁

原名《裙下之臣》

云五 著

治愈系创作才女

云五

温 / 暖 / 呈 / 现

献给这繁华都市

所有心之缺口

叶堂×暗雪蓝兮×余晓雪×白先生×网易读书

联袂推荐

犹疑在梦醒与沉沦，真真与假假之间，
闭起双眼时，你会挂念谁？

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，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，
所有失去的，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

原来命运带你行了这许多弯路，受过这许多伤，遇见这许多路人，
都不过是因为再往前一步，对的人，正在等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闭起双眼
你会
挂念谁

原名《裙下之臣》

云五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闭起双眼你会挂念谁 / 云五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5113-3017-8

I. ①闭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2500号

闭起双眼你会挂念谁

著 者: 云 五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王亚丹

封面设计: 红果书装
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35mm×965mm 1/16 印张: 16.5 字数: 202千字

印 刷: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017-8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001	第一章 苏珊的女王
047	第二章 今夜昙花绽放
099	第三章 爱是一件正经的事儿
139	第四章 梅落南山
179	第五章 北极光，请将我遗忘
219	第六章 苏三的女王
258	后 记



第一章 苏珊的女王

顺着苏三的视线，蒙细月沐浴在午后温暖的阳光里，透出一如既往的凛冽气质，好像自他们认识起，她就永远保持着这样的姿态——头颅微扬，笑容冷峻，睥睨众生。

苏三突然明白，其实自己一直都在怨恨时光和命运，把蒙细月生在那里，把他生在这里，一声招呼都不打，就这样错过了。

苏三失忆了。

和电视剧里男女主角被车撞一撞就失忆，再撞一撞又忆起一切的狗血情节有点类似，苏三也是撞了一撞。

不过，苏三这一撞比电视剧里的阵仗大得多。他和周粤年一同去塔希提岛，观看7月11日的日全食。此次日食的全食带西起南太平洋无垠大海，穿过少数岛屿后，结束于南美洲智利和阿根廷的南端。苏三和周粤年自驾第三代的西锐SR-22，到塔希提岛南面海域的舰船上进行日全食拍摄——苏三是疯狂的日食追逐者，俗称eclipse-chaser。几年里转战拉美、缅甸、太平洋数地，追逐各种日食，这回是年内第三次了。

苏三以前经常单独行动，最近发小周粤年状态不好，就约着一同去散心，可巧回程就出事了。十余小时的航程跟撞邪一般，先是在南海海域上飞机误入雷雨区，好不容易逃过雷击，在江城准备降落时又遇上一群飞鸟，角度极正地撞上来，直接导致引擎失灵。向江城机场求助后，苏三接替周粤年进行紧急迫降。幸而这架飞机是全降落伞防护的，保护装置开启后，飞机慢慢飘向南湖湖面，不巧又撞向南湖水岸。

然后，苏三就光荣地失忆了。

塔希提岛的风光美如画呀，塔希提岛的姑娘美如花……妈的，我又不是没去过！问题是——怎么周粤年说的这些我都不记得？

陈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局部临时失忆，讲述过程中充满各式各样的学术名词，苏三也没搞明白。他当然记得自己姓郝小名苏三，家有双亲大人，还有两位哥哥和……不出意外的话，他现在人在江城，他也记得约周粤年去散心，再后来……就怎么都想不起来。苏三醒来时抵死不信有失忆这码事。陈医生好笑，向他列举各种因事故短暂失忆的名人案例，有些失忆时间比苏三还要长一些。苏三依然不肯信。

“那你说今天是几号？”

“7月6号，公司要公布第二季度财报。”苏三顿时一阵哆嗦，想起蒙细月跟他说过今天要向他汇报细节，“你们不是故意合起来玩我的吧？”

“今天是7月13号。”

“不可能，你们骗我！”

偏陈医生还笑眯眯地道：“蒙总在外面等着呢，我让她进来看看？她一晚上都守在这里，可担心了。”
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左也一刀右也一刀，索性自己伸出脖子搁砧板上，还显得比较男人。苏三挺挺胸，心里默念一百遍镇定，一见蒙细月冲进来，还是吓得脖子往回缩。蒙细月神色紧张，急得像要哭出来。苏三抬头偷瞟她这神情，登时就愣在那里，呆呆地任凭蒙细月摸脑门揪耳朵，气都不敢喘一口。

原来他出事蒙细月会急成这样，苏三心头说不出的滋味，照武侠小说里的写法就是：某某喉头一甜，喷出一口鲜血。

苏三还未来得及喷出一口鲜血，蒙细月已检查完毕，脸色顷刻间便沉下来，厉声斥道：“苏三你够了！我跟你吵了一架，你就失踪整整一星期，手机不开，也不事先交代自己去哪里！你不是号称飞过几十万英里从来没出过事吗？我告诉你，通航那边新订的新风笛赛尼加，不要指望我会埋单！下次你再想玩什么花样，拜托你回

北京自己家里玩，哪怕你把自己玩死，玩得粉身碎骨我也无所谓，只要别连累我！”

“我跟你吵了一架？”

苏三打从心底不相信这句话，他心道，阿Moon姐，您可替二哥管着我的钱袋子呢，借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跟您吵呀！

蒙细月余怒未消：“你还好意思问！”

苏三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立刻搬出医生大人来救驾：“我……失忆了。”

“拍电视剧呢？还失忆！”蒙细月眯起眼，目光极嫌弃又不屑地从他脸上瞥过。苏三本欲争辩，忽然想到蒙细月冲进病房那一刹那眼泛泪光的模样，声音不自觉又软下来，老老实实做小学生认罪状：

“我不是故意的，真不是故意的。”他料想蒙细月也不敢正面找周粤年的碴儿，立刻拿他当替死鬼，“这回是阿粤主驾，要不是我迫降技术好，连他也没命了！”说着还准备举手做指天誓日状，不料扯动左手臂上的伤处，忍不住咝了一声。蒙细月眉心轻蹙，像有点心软，口上却冷嗤道：“这不记得挺清楚嘛！”

苏三张口结舌，还想解释说这都是陈医生转达的，蒙细月手机忽然响起来。她走到门口接起电话。苏三竖起耳朵。蒙细月脸色铁青，显然电话那头的人运气不好，撞到枪口上：“孙蕾蕾，你有胆再捅一次篓子，我忍着付你五年的卖身钱，也藏着你五年出不了一个镜头！”

这话一出口，先让苏三倒吸了口冷气，原来是孙蕾蕾——那姑奶奶的性格苏三是清楚的。自打去年拿了影后，玩个性玩得越发出位，不知道这回又出了什么事，能让蒙细月撂下如此狠话。没两分钟蒙细月就解决好孙蕾蕾，等她回过头来，苏三忙问道：“蕾蕾出什么事了？”

蒙细月余怒未消，眯眼盯住苏三，冷嗤一声：“什么事？你们真好啊，一个两个约好了来跟我拿钱！通航刚把你新订飞机的牌照保险价目给我传真过来，钱我还没打过去，你这架就来了个毁尸灭迹！你当你二哥是印钞机啊？”

苏三干咳两声，讪讪地也不敢反驳。

蒙细月顿顿后又道：“花钱事小，我就不说你什么了，如今你是菩萨金身，稍有差池，我是要株连九族的！你管好自己我就谢天谢地了，还有心情问蕾蕾怎么了。公司签的这么多人里，没一个像她这么能闹腾的！”

苏三还准备替孙蕾蕾说两句好话，如今看这形势，哪还敢火上浇油？他心里默默念叨，蕾蕾啊蕾蕾，这回可别怨我不帮你说情，实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啊！况且——苏三迅速为自己明哲保身的行为找到了合理依据：但凡蒙细月决定了的事，哪是他说两句好话就可以变得了的？虽然……虽然，他名义上还是蒙细月的老板。

片刻后蒙细月又开口，声音却已消沉许多，透出些颓丧：“算了，你也昏迷五六个小时了，饿不饿？我让酒店给你做了夜宵，应该送过来了。粤少还在外面向医生了解情况，你要没什么事，就让他早点回去休息，他陪在医院这么久，也不容易。”

她揉揉太阳穴，整个人的气势都垮了下来，倦怠无力。苏三听她说让酒店做了夜宵送过来，悬着的心又放下来一半——蒙细月便是这样，口上对他再刻薄，心里头还是照顾他的。蒙细月开门让周粤年进来，自己带上门出去。周粤年伸着脖子，一直看到蒙细月背影消失在楼梯间，才回过头来蹿到病床边，低声问：“三儿，你没出卖我吧？”

苏三老神在在地瞥他一眼，很坦然的“老爸拿来还债，朋友拿来出卖，你现在还问这种话简直多此一举”的表情：“死道友不死

贫道。”

周粤年脸色一变：“三儿，你不能这么不厚道，我承认我技术不好，可你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！当时要不是你突然吓了我一跳，我按错按钮，那群鸟也不至于撞那么准！你现在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，你们家希拉里·蒙会砍死我的！”

苏三心中闷笑，周粤年每提到蒙细月，都代之以“希拉里·蒙”，畏惧之心溢于言表。

周粤年一脸误交匪类的气急败坏。没多久蒙细月就回来了，抱着一个小保温箱，很客气地把周粤年“请”走后，从保温箱里取出各式餐具：“夜里吃清淡一点吧，我让厨师给你做的海鲜粥。”

苏三试着转动身子。他左臂打着石膏，右手就使不上劲儿。蒙细月看他动作为难，问：“我给你叫个护士进来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苏三脱口阻止，又试了两下，实在不好进食，很难为情地问，“你——要不，帮我一下？”

他看着蒙细月的脸又冷下来，目光凝在他脸上，仿佛在审视衡量着什么。半晌后她坐下来，一声不吭地从他手里拿过勺子，一勺一勺地开始喂他。

喂到一碗海鲜粥吃下三分之二时，蒙细月才开口，语调依旧刻板冷淡：“郗总已经知道了。飞机一掉下来就有路过的人拍了照传到网上。好在郗总已经帮你瞒过去，说你把飞机借给周粤年开，伯父伯母才暂时没起疑心。”

开口郗总闭口郗总，生怕天下人不知道你喜欢我二哥呀！苏三恨恨地想。

蒙细月口中的“郗总”，也就是苏三的二哥郗至诚。苏三姓郗名至礼，小名苏三，不过朋友们都叫苏三叫顺口了，到后来外面的人反而忘了他本姓，不熟的人甚至以为他真的姓苏呢。

苏三的这个圈里，几乎家家都有些不可说的秘密，唯独郗家是难得的例外。鹑鲋情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，这一切美好的形容词用在郗家似乎都不过分，最令外人眼红的莫过于养出郗至诚这么个好儿子。郗至诚该读书的时候读书，该出国的时候出国，该结婚的时候结婚，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……堂兄弟们都知道，郗老爷子最倚重的孙子是郗至诚，最疼爱的是么孙苏三，既然论手段斗不过郗至诚，讨欢心比不过苏三，索性老老实实向外发展，家里这摊子产业由得郗至诚去劳心便好，反正，郗至诚处事公正，年末不会短了各人的分红。

郗家的世交好友教育子弟时，都以郗至诚为榜样，而拿苏三当底线——苏三打从出生起，除了挖空心思花钱，就没有第二样事可操心：早年说学设计，就去欧洲晃荡了几年；后来迷上玩飞机，跑到美国参加特训；这两年又说要拍电影，郗至诚干脆就收购了一家娱乐公司，经由嫡系心腹蒙细月的手一整改，挂名“苏珊娱乐传媒集团”，由得他折腾。其余摄影、音乐、绘画，各种爱好不一而足。如果败家也可以作为一门专业，苏三早已博士毕业，正在通往圣斗士乃至烈士的路上策马狂奔。

唯一让苏三束手束脚的，也只有周粤年口中的这位“希拉里·蒙”——蒙细月。

苏三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二哥郗至诚舍得把蒙细月放到江城来，那算盘是打得呱呱啦啦响——对外操办苏珊传媒的明星经纪、电影发行之类的事，对内则肩负着监管苏三言行的重任。

蒙细月毫无家世背景，全凭自身能力拼到今天的位置，自然格外看不起苏三这圈里的纨绔子弟。像周粤年还算是踏踏实实地在自家公司做一点事的，尚且对蒙细月畏惧至此，更何况苏三这种质地纯正的二世祖？

她对苏三有无穷无尽的不满，苏三在她面前总像五岁孩童，要妈妈不停地督促：“洗过手没有？”“吃饭不许剩。”“做完家庭作业才准看电视。”……

一想到这儿，那广东粤菜名厨烧的海鲜粥也显得索然无味了，鲜虾壳肉饱满，扇贝口感鲜美，却抚慰不了此刻欲哭无泪的苏三。

蒙细月却不知他心思，火上浇油道：“我跟郝总通电话的时候，他还在开会。苏三，你年纪不小了，不能总是让你二哥跟在你身后料理残局……”

“够了，二哥二哥二哥，你无非就是怕不能跟我二哥交代！”

蒙细月愣了愣，缓缓放下快见底的粥碗。一触及她冷静如水的目光，苏三不自觉又后悔起来——二哥固然累，蒙细月难道就不累吗？最后四处奔波的还是她。苏三以为蒙细月要发脾气，没料到她却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管东管西，但你再怎么生气、闹腾，也要有个度。我是不理解你天天追着日食看有什么意义，但你好这一口，我也无话可说，但你何必拿自己的命开玩笑？”

苏三呆呆的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。他想起蒙细月说他们吵过一架，可他一点也不记得。现在蒙细月认定他拿钱搞事，苏三有心无胆，实在不敢火上浇油问她一周前到底出过什么事，为什么恰恰这一周的事情他一点印象也没有。更不敢相信的是，他出言不逊，蒙细月却没发脾气。

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挨了打，薛宝钗拿着药来探他，说“别说老太太、太太心疼，就是我们看着，心里也疼”，苏三原来看到这一回，只觉无论薛宝钗多么世故，但在这一刻，她对贾宝玉是有些真心的。

想象中的暴风骤雨没有来临，蒙细月还另请了高护来照料他。其实医生只说他脑部稍有震荡，身上这点皮外伤根本用不上住院。可看

蒙细月难得对自己担心，苏三也只好随她的意。

在医院的休养生活无聊得很，除了拿iPad打小鸟砸猪外几乎无其他娱乐。苏三那班狐朋狗友也被蒙细月隔绝在外，唯一得到许可来探他的是周粤年。周粤年一直担心苏三有什么差池，谁知跟医生一打听，压根没什么大问题，气得牙根痒痒：“你还有人性不？自己怕挨骂就装可怜，搞得她这些天眼刀子都快把我戳烂了！你到底有没有点出息？每次见到她就跟狗儿见了骨头一样，摇头又摆尾的——”周粤年忽然眯起眼，“你丫一向恋姐，最近该不会是看上蒙细月了吧？”

“放屁！我都烦死她了，整天管东管西，恨不得连我吃饭上厕所都要管！”

“爱之，所以畏之。”周粤年脸色越发深沉，“谁不知道咱们三傻子最纯情，你要是没那份心，怎么年年听你抱怨，又不见你把她赶回北京去？”

“我没赶她是因为她够能干，三年时间就把收购回来的烂摊子打理成行业龙头，你行吗？我行吗？小爷我还指着她把公司搞上市，好在家里坐着数钱呢！你当小爷眼睛瞎了，会喜欢一个孩子都五六岁、比男人还man的女人？”

周粤年将信将疑，好在他这回过来有正事，随口逗逗苏三便未再深究。他月内准备订婚，怕苏三犯失忆连这个也忘记，特地来通知他。这个苏三倒记得。周粤年的未婚妻和他们也是打小就认得的，正经八百的门当户对强强联合。这婚事数年前已口头约下，所以周粤年并未特别惊喜，更没有什么反抗，不过按部就班，开始筹备订婚仪式和当晚的慈善拍卖会。

苏三听周粤年说已和蒙细月确定好当晚撑场的明星嘉宾名单，

心念一动，撺掇周粤年带他出院，说要就他订婚仪式当晚的详细安排再和蒙细月确认一下。周粤年自然看穿他的险恶用心，无论如何也不肯替他背黑锅，奈何这回的肇事主凶是自己，把苏三搞成这样，他也有些过意不去，最后磨不过苏三，只得答应。车开到公司门口放下苏三，周粤年准备掉头前又叫住他，低声道：“内幕消息，蒙细月后院起火，放机灵点，别到时候撞枪口上，说哥哥我没提醒你！”

后院起火？蒙细月的丈夫冯昱亦是二哥的得力干将，在北京那边混得风生水起，多少人羡慕嫉妒恨，眼红他二哥手下有这样一对双剑合璧呢！

奇怪的是，苏三听到周粤年的这个小道消息，竟不觉得诧异，好像这夫妻俩早该散伙才对。

也许是因为他对冯昱印象并不好吧，苏三思索半天也没想出所以然来，只好这样说服自己，摇摇头走进公司大门。

苏珊传媒总部的两栋大楼，建在江城最中心的地段，典型的后现代设计风格。所谓后现代，用苏三的话就是，谁也看不懂的那种风格。主楼以扭麻花的姿态伸入天空，辅楼和主楼之间以玻璃长廊相连，延伸出几个半圆形阳台，饰以鲜花苗圃，作为员工平时喝下午茶或非正式接待记者用。

蒙细月正和几家媒体的记者喝下午茶，大概有什么通稿要发。蒙细月是那种一看就觉得英姿飒爽的女人，瘦高身材，长头发，在脑后盘成干练利落的发式；三宅一生的真丝小西装，衬得身形笔挺，此刻正端着马克杯，和记者们侃侃而谈。

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幕墙，印出斑驳错落的长影，阳台上一方小矮桌，旁设几张摇椅，坐着喝几杯茶，俯瞰江城最繁华的CBD……其实江城的CBD没什么好看的。顺着苏三的视线，蒙细月沐浴在午后温

暖的阳光里，透出一如既往的凛冽气质。好像自他们认识起，她就保持着这样的姿态——头颅微扬，笑容冷峻，睥睨众生。

所以周粤年称她为“希拉里·蒙”，而苏珊传媒的员工则叫她——苏珊的女王。

见蒙细月正忙，苏三便叫人不要打扰她，自己到蒙细月的办公室去等她，似乎也无什么大事，便随手抽几份文件看看。桌上有台iPod，是蒙细月说要练口语时他送的，连同里面的教材也是他帮忙导入的。苏三不自觉笑起来，不知道蒙细月口语练到什么程度，信手将耳机塞到耳朵里，笑容却陡然僵住——

耳机里传来的不是口语教材，而是一男一女的对话。

女声他不认得，但那男人的声音，苏三再熟悉不过。

化成灰他也认得的，那是蒙细月的丈夫——冯昙的声音。

冯昙和一个女人的对话，语音暧昧又信誓旦旦，说一定会尽快办妥离婚。

苏三忽然想起来，蒙细月工作很忙，很少有闲心听音乐什么的，唯独这几天，似乎一直把这iPod带在身边……再滑滑操作盘，竟发现整台机器里，只有这一段音频。

那就是说，蒙细月这几天翻来覆去听的，都是这段冯昙和另一个女人偷情的录音。

苏三偏头望向窗外。蒙细月办公室的窗景很好，视线开阔，恰能望见有鲜花苗圃的阳台。此刻，蒙细月身板挺直，头颅微扬，笑容冷峻。

一副无坚不摧的姿态。

苏三胸腔里心脏无可抑制地剧烈跳动，那感觉似乎做了贼一样。他急促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，半晌才定下心神，打电话给周粤年：

“阿粤，你给我找一个相熟的律师，赶紧地，要快。”

“才离开几分钟，你又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不是，你给我找个律师，口风紧的，马上到我这里——不不，你给他我酒店的地址，我马上回去。”

“三儿，你没事吧，你不是在公司吗？喝酒撞死人啦还是怎么地？”

“跟我没关系，你赶紧给我捞一个来，搞离婚比较熟的！”

放下电话，回头瞥见蒙细月还在和记者们侃侃而谈，苏三只觉浑身冰冷，手心里汗珠却涔涔直冒。他避开蒙细月，急速下楼打车回酒店。不到半小时便有律师上门来，自我介绍姓谌，四十出头，看起来很沉稳。谌律师做完自我介绍，苏三把耳机递给他，让他听完整段约五分钟的对话。谌律师神色疑惑：“这是什么人的？”

“我一个朋友，这段录音里的男人是她丈夫。”

“哦……”谌律师点点头，听完整段录音后笑道，“你这位朋友准备用这段录音来争取财产分割时的倾斜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段录音可以证明两件事，第一，你这位朋友的丈夫有出轨行为，证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，如果女方想要离婚，十之八九判得下来；第二，过失在男方，女方可以以此为凭据，要求法官在分割财产时对己方作出倾斜。”

“哦……这样。”苏三长舒口气，好像心里有什么东西轻飘飘地要飞起来一样。他不自禁地握起拳，左手和右手来了个三击掌，不小心触动左手肘关节，传来丝丝阵痛。这阵痛也给他敲了个激灵，这些天都没听蒙细月提过这码事，她什么想法，苏三一点底也没有。

不知为什么，脑海里突然冒出蒙细月的声音：“我的人生规划里暂时没有离婚这一项。”

苏三猛然一惊，怎么也想不起来蒙细月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，偏偏那声音仿佛就在耳边——莫非他了解蒙细月到如此程度，连她遇到什么事会有什么反应都能想象出来？他不自觉问出口来：“如果女方并不愿意离婚呢？”

“不愿意？”谌律师面色凝重起来，“这段录音是你这位朋友提供给你的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苏三犹豫道，“不能算她提供，但她已经听过这段录音。你能给我分析一下各种可能吗？”

“以我的经验，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，”谌律师微微一笑，“如果女方不愿离婚，那么这段录音可以视为要挟——这种情况现在很常见。首先，由这段录音里的男女对话来看，男方已有离婚的念头，但现实情况里不少女性即便知道丈夫出轨也要保全家庭。有这段录音在手，她可以要挟丈夫，一旦他提出离婚，则用这段录音证明男方有出轨行为，财产分割将有利于女方，狠一点的，让男方净身出户都有可能。”

苏三摇摇头，觉得蒙细月不像这种人，但那句“我的人生规划里暂时没有离婚这一项”却在耳边萦绕不去，到底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，他听蒙细月说过这句话？

谌律师顿顿后又道：“不过最近两年，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年初有一家视频网站，CEO在离婚时说公司亏损，自己负债，全部资产只有二十万元，然后离婚判决时女方仅仅分到十万元存款。”

“你是说，男方提前转移财产，最后让女方人财两空？”

“没错。”谌律师见怪不怪，淡淡笑道，“这样一段录音只要呈堂作证，无论男女哪一方提出离婚，都可以判下来。关键就在于财产